

唱名過程

1. 貴族入場

廳堂內，前一位貴族方才入座，號角聲卻再度響起，比之前更低沉悠長。管事挺直脊背，舉起權杖，聲音鏗鏘：

「來自狂焰島——阿方索·佩雷迪斯·拉尼茲，硫磺谷少領主，與其、隨行者，艾西·耶澤尼克女士！」唱名只略略頓了個音節，乍聽是破音的修飾，實是一份故往情誼的顧及。

寒風捲入一縷硫磺與海風鹹味。暗金髮的青年披深紅斗篷、縫嵌黑色皮草，布面上繡著低調卻繁複的大馬士革紋路。步伐緩慢不失騎士挺拔，與沉穩色調相得益彰。綠眼溫和沉靜，卻像深湖下壓抑的暗林，平穩無聲地映襯燭火與人影。

在他身側，艾西一頭紅髮在火炬下幾乎燃燒般閃亮，冰藍眼眸冷而銳利。身著典雅的淡酒長裙，裙身剪裁貼合她挺拔高挑的身姿，腰線同時勾勒出有力與豐滿。雖被婉稱作隨行者，她的姿態卻與任何貴族淑女無異，甚至多了幾分遊歷戰場的自信。

行步還未至半，騷動聲便開始於檯面下擾攘，靠近主桌的北方三角洲地的貴族領主稍稍側身，與彼此交頭接耳：

「就算是三子，如今也是伯爵繼承人了，哪兒就搭上了個名不見經傳的娃娃？這婚聘與文書一概沒有聽說，齊格佛列德也是老昏庸了。」

「怎麼就名不見經傳了？我看那八九不離十就是**黎門諾的**耶澤尼克囉，能看上那種女人。哈哈、世風日下啊，拉尼茲和佩雷迪斯兩老牌貴族確實入土了。」

長桌另一端的幾位貴婦也低聲換氣：

「那不是...女爵以前的騎士？他們真是一對嗎？」

「噓！不止，那紅髮的——是弗蘭將軍的舊情人。看那狂妄的臉蛋，哼，連點分寸也無，定是個沒家教的鄉野村婦。」

「我的天，兩段過去的愛人手牽手進場？」

「哼哼，看卡羅塔怎麼迎他。」

阿方索牽著艾西，二人在主桌前停下，行禮如儀。

女爵側首、嘴角沾著春水，面上依舊帶著優雅而恰到好處的笑。她的新郎弗蘭——臉上無瀾，唯有目光掃過杯底雪藍倒映。

「歡迎，阿方索爵士。」女爵的聲音輕緩，像絲線勒在手腕，無聲、纖細地壓迫。「願你們今夜賓至如歸。」

青年淺淺一笑，溫順點頭回禮。不再多言，隨侍者引領，偕伴坐入長桌遠側的位置。無聲之間就連高台後的燭台光焰似乎也稍亮、稍顫了下，廳堂氣氛頓時恰如稍稍拉緊的弦。

2. 商人入場

宴廳燈火璀璨、觥籌交錯，總管事再度上前，笑面如常，長杖敲響地磚、音落三聲，引起短暫的安靜與注目，仍舊宏亮的聲音如號角穿堂而過：

「首席貢禮由遠使呈獻——來自蓮畔、飛鳥諸港，繁星之原商號主事，提奧多·喀巴耶羅大人...之使者，攜貢入場。」

拉尼茲聞言眉頭一動，幽綠目光轉向門口，眼神在驚訝與狐疑間閃爍。他從未收到任何提奧多的贈禮將要被特意唱名公開的消息——而在他人領地之上，謹慎到每個座位都要對應陣營的場合，這樣的出現未免過於刻意。

他想像摯友如他一往，身披銀灰斗篷，帶著那種商人才有的老狐狸笑容走入廳堂。一對如同雙日花窗的帕帕拉洽蠱惑至極，卻沒有朝自己或任何人望一眼，卻像是每一步都踩在觀者心緒節拍上。

然而他想錯了。

隨著僕人們抬入的檀木匣與以布簾遮掩的雀籠後，是目光如水、面上惡疤撕碎溫和神色的青年。**阿希德·杜龐**。

可憐的阿希德，即使早已習慣服侍貴族，卻鮮少被人如此注視，核桃色的腦袋低的不能再低，要不是身上被優質皮革所包裹，與周身的僕人毫無差異。

他聽見深厚壓嗓低語交頭接耳，打趣笑弄。阿方索搓磨了下指節間的劍繭，沉靜不發。

「喀巴耶羅？哪個喀巴耶羅，咱佛地杜多的還是霍諾斯的？」

「你快別說了，我們佛地杜多哪裡還有鐵蹄喀巴耶羅...伊格雷西亞斯家造孽出的漂亮眼睛也湊不出一雙。」

「怕不是一家子哥哥搞妹妹、爸爸娶女兒給生沒了，連滴乾淨的血也榨不出來。」

一旁的總管事唱聲報上：

「喀巴耶羅大人獻上三樣禮物以賀新婚：

其一，『灼曦綉布』三疋——向陽海島上的手織星砂絲，其絲線以金銀所致產於狂焰島沙谷南端，織於月下，隨氣候與日照變色，象徵聯姻變通與溝通的流暢；

其二，一對『珊瑚長尾雀』，餵以沼澤鳴果可演唱不同音色，乃是古早或諾斯帝國餘裔鍾愛之靈鳥，現今王室亦只僅存七籠。由早前獅狼戰役中家族黑騎兵隊於昔日凱旋之地換得。」

這些用詞說得講究而華麗，但凝神細聽者或能立刻注意到兩件事。

灼曦絹布極其罕貴、製作費時，就連將材料匯集至一處都已經是一種商業手段與航道暢通的展現，極其低調的炫耀，如同那人。兩人年輕時候曾共同護送此物到狼王宮殿渡海，他甚至在護貨路途負傷，給嘲笑了好幾日——這份絲料其實不單是給女爵的禮物，更是少時記憶的延續；

那對珊瑚長尾雀中，有一隻在進場時便哼出了熟悉的哨音——那是他倆仍是見習騎士之時，早年軍旅間慣用的巡營信號。

這一切對他而言，不只是提示，更是無須明說，赤裸無聲中展示喀巴耶羅罕有的情分，直指一句：汝非孤軍。

他輕輕吁出長氣，為好友終究是準備了體面禮物而鬆懈。

卻忘卻這贈禮還有第三件——

「其三，一片『紅龍胸鱗』，色澤要比現存的大型龍鱗都更華美，彷彿大塊方解石與琥珀交融。既象徵聯姻能結合足以屠龍、衛國、護邦的強悍，更是祝願這份情感與契約堅不可摧！」

阿方索的心靈時都涼了一半，*提奧多你怎麼還沒放棄這回事？！*

他算是看出為甚麼杜龐連腦袋都不敢抬起來跟自己對望了。

心裡既想上前去安慰可憐的青年，卻又得掛著涼薄神情點頭回禮。

則女主人卡蘿塔不覺，端正坐於主位，仔細端詳那灼曦絹布，對那能隨皮膚溫度變色的柔滑布料展現出絲絲興味，淺棕色美目罕見地彎起，含笑應道：



「這份禮實是合我心意。喀巴耶羅爵士對我馬蓮達倒是頗為上心，未來若有機會合作，不妨由你來引線。」

她這句話，聽來像是客套，實則帶有暗示自己仍能邀納外勢、制衡夫權的微妙意味。

棕髮青年誠惶誠恐地單膝落地，拱手伏於額前。



「若夫人願開口，小的自當奉命。」



阿方索目送杜龐退下，忍不住用手指先是揉了揉鼻樑，後又泯了一口熱酒。感覺自己差點沒被朋友給急出病來。

隨著一口長嘆，他稍微搓搓垂在臉頰兩旁的軟毛耳朵，乾脆提高人化比例更好以收斂自己情緒。



「拉尼茲爵士，耳朵要沒毛了。」

感覺到一旁的人正用全身上演四季，沉靜的麗人側身傾近耳語，眼目仍以眾人視線的終點為圓心環伺，將一雙雙投向此處的好奇眼睛給瞪回去。

酒水與進餐



青年雖顯拘束，但還是拿了杯酒水，三分是懷念、三分是禮儀，四分是氛圍使然。周身人的氣氛有活絡也有緊繃，主要是他扛不住女爵和"伴侶"的目光，那麼讓人背脊發涼的眼神有副官一個就夠了...



「...艾西女士，抱歉。」他一時也只有歉意能夠支給，其餘只能留待掌書掌錢的兄弟替他白紙黑字羅寫酬金。阿方索稍稍側過身去與酒色長裙的女子低語，盡量以拉近的距離不讓生疏的對話看上去破綻百出。

緊繃著的臉不是傲慢，艾西僅有的那點禮貌努力在抑止自己對伴侶譏諷的毒蛇竄出。

阿方索·拉尼茲作為她的雇主，艾西自然是聽從命令，並且使命必達。但分明有多種方式——男人的腦袋卻只能在與人對質之下，扯這種看上去表面風光的謊。



她嘆了一口氣，狠戾的冰劍掃過碎嘴的賓客，順便「看」了一下「老闆」。



「爵士，讓雇主道歉是傭兵的過錯，但願這種過錯可以少一點。」話語間不知道是否真的認為這是「自己的過錯」，艾西甚至沒有微笑，也不稍微折一下自己下沉的嘴角，來掛上拉尼茲的面子。

「現在呢？有人來攀談怎麼辦？」



「對、我知道了。」他小心地將目光錯開，微妙的停在艾西的鼻尖，讓兩人像是在對視、卻又並非真的相互注視。



「...讓我來應對就好。」雖然在相較起真正的刀光劍影，宴會與暗流中的暗箭交鋒並非他拿手的事，這點進退自己還是能做得到的。應該。

伺候阿方索拉尼茲的傭人也在兩人交談後，將酒水轉向艾西。長年作為雇傭兵，她並不以飲酒來取樂自己，但在現在這種場面，這種任務——或許多喝一點酒還能讓自己適應這些野獸一些。

但艾西不知道的是，她認定的貴族野獸，與那沉悶教士所說的野獸並不完全相同。

將天色眼神望向一個個彷彿雙生的黑色人影，艾西真不知道弗蘭在想些什麼，才會把霍諾斯的信仰搬到這裡。而她也不知道這些雙日教會的教士在想什麼——是為了報答曾經接受教會所託、清除異端的黎門諾，才遠道而來嗎？
她領了一杯酒，搖晃。



「在佛地杜多辦霍諾斯式的婚禮，真可笑。」熱酒入喉，她輕抿一口。



他偷偷側身看了一眼身邊臭臉的女子，又轉向另一邊看看阿爾瓦羅的姐姐，與他身邊高大的駝鹿貴族...白山伯爵的繼承人沒有錯吧。

他從自己帶來的零嘴——作為操火使，能夠將食物恆溫也很正常，當中掏出一些鹹香鹹香的小吃，偷偷的跟身邊的同桌人傳遞，彷彿是課堂上的壞同學。



*「唔。」酒意上升，她打了個嗝。

為了掩飾尷尬，她轉身看向身旁放著來吃喜宴還自己帶著油炸食物的狂傲島少領主，那甚至引起了一個遠方充滿期待的眼神。



🗨️「哼，拉尼茲，你有這麼餓嗎？」艾西將視線拉回來，或許是因為酒吧，她皺著眉，對自己的雇主哼了聲，同時皺著眉，沒掩飾對於馬鈴薯這個總是在任務餐盤上的壞東西之嫌棄。



「燉梨。」連謝謝都沒說，艾西跟經過的服務生拿了一盤燉梨。



👉「不瞞你說...」他向經過的服務生也抬起手，笑顏逐開。



🗨️「請給我各三盤謝謝！」這人怕不是要來吃垮前女友吧？

青年掛銜伯爵繼承人，吃起飯來的樣子到是又急又快，像是個奔忙在前線的將士，雖說如此也不忘記要把油炸薯塊拿來沾塔上的鵝肝醬與雲莓果醬，志在吃一個有量也有味。
轉眼就被他堆出六個狼藉空盤，醬汁飛濺。



醬汁滴落胸口，艾西很想代替喀巴耶羅向吃食隨便的拉尼茲翻白眼，但他先要找個帕子——她沒有的東西，來擦拭胸上的蜜黃醬汁。「拉尼——」然後她就看到剛拿餐盤的人吃得跟餓很久的狗一樣，甚至旁邊的桌子沒一地乾淨。



「……拉尼茲爵士，你有手帕麼。」畢竟胸口濕濕的會受涼。



「——有的。」阿方索偏過頭來，自然地回應。自他大袍下的黑色衣甲中抽出鵝黃色的細絹帕子，帶些沒藥香和皮革的味道，既像個以香薰衣的少爺、又像處於戰場的氣味。大概是與他今日打扮渾身上下與他最格格不入的物件。

他順勢遞給艾西，原是想順便關心醬汁汙了女子禮服哪處。只視線稍稍下一後就快速地滑開——別多說話來的好。



「謝了。」纖指接過香軟的帕子，皮革味相比濃郁的菜香更能舒展她的眉頭。鵝黃色的絲絹輕觸雪白之上，深色浸潤了布料後，她順勢收起，並一邊慶幸——幸好醬汁並沒有順著蜿蜒的隆起滑入衣料中。



艾西對哭喪著呼喊自己罪孽的雙日教士沒有興趣，嘴巴上呼喊著贖罪之人，明日就忘。她順手招來服務生，拿了兩份餐點。



「感謝。」阿方索靜待僕從將桌子收拾乾淨後放上主菜，那是兩份極大的河魚派，或許是剛才自己狼吞虎嚥的樣子讓一旁的僕人格外留意，以至於為他上了兩份同樣餐點。

他稍微偏過去看看艾西桌前那顯然與自己不同的菜色，忍不住稍微挑高了眉毛——看上去要更合他一個外島住民口味。



「艾西女士。」他先小聲地喚了聲，一手端著其中一份以銀盤盛裝的料理，等待淺色的藍回望。「我能和你換一份嗎？」

即便聽僕從的介紹，艾西仍對於「藏紅花」這種食材難以想像，直到呈現在眼前，她才有些驚訝地睜大眼睛。

米粒鮮艷的，有如匠人用心地替每一顆米穿上好幾層蜜，專心疊出如寶石般晶瑩，海魚皮及白肉表面完美地焦糖化，熱度仍往上升成煙，裊裊將香洋溢於空氣中，那是一股特殊的藥材清香，單純而不複雜——珠寶碎料如果是這種氣息，艾西會喜歡的多。



☀️『兩份一樣？』接著又再次上來的餐盤卻是一樣的內容讓她疑惑的給侍從眼神，卻是先對上貪吃的綠色眼睛。



「鯉魚？會好吃嗎？」她失禮的問，將紅花飯推過去時也靠向拉尼茲，朝對方的餐盤裡望去。



💡「如果醬料入味的話吧？我也挺好奇的，畢竟狂鯨島沒有太多淡水魚。」阿方索挑起一邊眉毛，語氣帶著少許輕快，彷彿此刻的他們並不是雇傭關係、而是一雙相識了些時間的友人，正一起參加某地的餐會。

他端過紅花飯的時候輕輕嗅聞了一下，放鬆與喜悅的笑容頓時化開綠地，生出漫地嫩芽。帶來甜味的香料的味適恰好，而藏紅花獨有的少許刺麻香像是點綴，海魚上的檸檬汁有著騷人鼻尖的酸味，使人生津。



「鯉魚派或許是象徵意義大於味道，但仍然值得期待...」他稍微觀察了下那個上頭印有曼里克家紋以及黎門諾軍團徽章的表層，在烤前應該已經充分塗滿蛋液才能漂亮地金黃至飽滿的棕。「喔、還行？」

派皮有一定的厚度但仍然香脆，稍稍施力就能切開，肉醬以香草、乳酪絲、鹽、肉豆蔻與黑胡椒提味，應該不至於毫無調味。



☹️「嗯。」刀下的派皮切面泌出肉汁，恰到好處的油脂一閃一閃地將光芒反射進藍天。這道派擁有比紅花飯更厚重的油脂香氣，艾西皺了皺眉頭，雖然辛香料可以中和膩口的派皮及肉醬、魚肉也比一般牛羊更細緻清爽，但艾西已經認定自己吃不完一整顆派。

她嘆了口氣，聳聳肩地將還沒被切開的鯉魚派拿到面前。總要吃過才知道喜不喜歡。





「感謝。」阿方索以很淺的點頭回禮。

稍微嫌可惜的是，為他斟酒的僕從手中拿的並不是方才白山伯爵孩子喝的紅酒，但北地內陸的蜂蜜酒向來不差，青年隨即咕咚咚的讓香甜的蜜酒入腹。

智慧與生命的神之甘露，恢復體力、治療傷痛，蜜酒自古被北方人認為有如此效果。故才會在新人新婚之際奉上，按照禮俗，接下來的一個月，新人們將會日日享用蜜酒，象徵是提起愛欲和祝福生育的期待。

而泡在蜂蜜中的一足月，被稱作『蜜月』。

他扯了下嘴角，苦澀嗎？或許不。

但要他一個曾經在模糊邊界來回的騎士，喝夫人卡蘿塔的蜜酒還是有些古怪的嘲諷。

如今艾西叫酒水，只是為了在尷尬與無聊之前找點事做。

不論是米飯還是派，她都只吃了一半。宴會沉靜下來，貴族們持續交頭接耳的不少，但也有許多用舉杯來回應一個個微笑對視。

她很努力的控制眼神。

控制自己不要往主桌看。

陌生環境與寂寞很像，熟識的面孔會成為滄海上的船隻，就算是艘爬上去會加速沉沒的紙船，也會一瞬間迷惑溺者雙眼。

她向僕從招手，為的是在弗蘭霍里納與她對眼之時，知道這只是一次意外。

艾西還以為醇濃深沉的瓊漿，是金黃色麥田的濃縮。直到入口才受過分的甜提醒。

她頓了頓，看向斟酒的侍從，對方以微笑相對，這使她皺眉——那樣子彷彿是「知道」自己有什麼感覺。

牙幾乎要崩於咬合之間，會是酒意，還是難以言語的恥辱感又再次悶燒，使她的面容漲紅？艾西可以用力把酒杯放上去的托盤處侍從離去，她隻手握拳，撐著額頭。

「喏，世界最棒的萊門蜂蜜酒。」

「別傻了，我任務前不喝酒。」

「哼哈——難道真要等我把你訂下來那天才喝？」

「嗯哼，你試看看。」



「呵……」再甜膩的酒呼出氣來都是苦的。她很想仰躺在椅背上與穹頂磁磚互相瞪視，可她待在該死的大廳，連脖子要轉向哪裡都需要克制。



隨行者的臉似乎變回了踏入大廳時的模樣，沒有了稍早眉頭舒緩的模樣。

阿方索從來沒太把所用之人的流言蜚語聽進耳裡，他更在意的是活著與逝去的人們所唱誦和感激的行止，土地上留下的痕跡和變化，誠實交付在他面前的話語又是如何樣的。

男女之情被他用細線削開後屏除，存在的過往是耶澤尼克與霍里納曾經並肩作戰、共同在一面旗幟下奮鬥的事實。選擇走上分道揚鑣，必然是捍衛的理念與羈絆出現了衝突，痛苦無可厚非。



「那兩份餐點，我可以吃嗎？」他稍稍靠近，用笨拙的方式詢問苦惱的戰士，毫無顧忌兩人身分之差。



「……喀巴耶羅不准你吃這麼多。」

吃吃吃，就知道吃，撐死你。

艾西極度不淨地斜倪了花了大把金錢來養活他的傭兵團，並且按照契約善待而不多安插過分的工作、同時不會要求她多給些「特殊服務」的——先不論喀巴耶羅，至少拉尼茲是極其清廉又正派的雇主。

艾西知道拉尼茲是為什麼問，合作這些年，這個總會在所有人氣氛低迷時，挑起食物話題、帶來食物香氣的男子，以他熟悉的方式來調劑氛圍。

她從來藏不住脾氣——但她決定嘆了口氣，抬起頭，峨眉上方是拳頭壓出來的紅印。



「管他的，多吃點吧。」她眉頭仍是皺地，但聲調放軟，把飯、派還有蜂蜜酒都推過去給一旁總是很餓的騎士。



「咕。」在女子提起這個姓氏的時候，他還是習慣性地縮了一下，就彷彿螢火穿越冰川山海也要將他一劍刺喉，幾乎打消了他打算跑進後廚去要食譜的打算。幾乎。



「...謝謝，那麼我就不客氣了。」

但是見到女子還是把已經不打算繼續吃的東西推到自己這側桌子時，忍不住笑意泛出。半長披風的剪裁此時十分恰當，讓他藏不住心情的尾巴狂掃也不會赤裸裸地展現給左右，勉強強的把好歹還是半隻狼的尊嚴用遮羞布蓋上。

雖說艾西看上去還是相當不耐煩，但還願意分神回應的話，或許還耐得住氣。

跳舞

『看哪——！』

『燭火映照大廳——賓客舉杯齊來宴！』

『祝福滿堂皆稱美——』

『銅笛穿堂旗幟揚——新娘美如晨光——』

『一旁立著是君郎！』

歡欣的鼓聲轉調，笛音減弱，演奏與口皆不能停，和煦暖陽般的嗓音再啟，樂班難得在狐狸的歌本裡頭掃見大概得宜的歌曲，明顯是頌讚女爵與爵士之喜的歌，還能糟到哪去？

很顯然，在慌忙之中他們並沒有看完那首曲目。
他們應該要看完的。

『歡聲之後且細語，舊情長，酒晃蕩——』

『故日——美眸生輝冷又巧，酒色長裙裹香憐，落日為她映——夕——光——』

『舞影間、笑語裡，情郎心影未曾放——莫要冷了新娘娘！』

『莫要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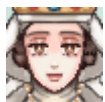
『莫要冷了』

『新娘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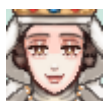
詩人語嫵嫵，這聲調一轉前幾手的詼諧、舒闊、戲謔，而是純然的浪漫譚。然句尾重複婀娜轉音，悠悠唱著「莫要冷了新娘娘」，讓吟遊詩人從自我陶醉中一驚。

他指揮樂班再次唱起第一段，聲音不敢抖，就怕曲中意讓人多心了去——亡羊補牢也得補，他們追求別讓狼入侵。

女爵端坐於主位，舉手輕輕一合，掌聲方此起彼落響起，將方才若隱若現的尷尬沖刷掩去。她微微起身，神色雍容而不失溫和，目光卻不動聲色地掠過吟遊詩人一行，帶著如風雪般的清冷。



「諸位的才華，為今夜添上了光彩。辭藻繁麗，連舊夢也不放過，真是細膩入微。」她語氣沉穩，聲線裡不見一絲波瀾，彷彿連歌詞裡暗藏的隱喻也都被她用這份從容壓下。



「無妨。婚禮是為眾人而設的歡宴，爾等可暫下堂休憩，享些美食美酒，歇去遠道辛勞吧。」女爵輕揚下巴，像是在撫平氣氛般舉杯。

詩人們忙不迭行禮告退，腳步間不免多了些拘謹。

目送他們離開時，女爵只是平靜地收回視線，袖下的手卻輕輕一扣酒杯，把那一瞬的冰寒收斂於無形之中，只留下端莊。



「哼。演出結束了嗎…」羅壬輕輕撩撥了下落到鬢邊的髮，緩緩起身，決定稍微離座在後台吹點涼風、散散酒氣。



樂聲在低沉的鼓點後，緩緩升起。水晶燭臺的光暈像星火般照耀舞池，賓客們靜候著屬於婚禮主角的第一支舞。

女爵沒有言語，只是抬起手，將目光落在弗蘭身上。
無聲的邀請中既端莊，也蘊藏著寧靜的主導。弗蘭輕頷首，牽起她的手，倒更似一名盡忠職守的護衛者。

他們的舞步從容，交握的指在旋轉中短暫分離，再於回合時緊扣。
他在引導間展現堅定，那穩健如山的身形將嬌小的新妻護在懷中；她以柔韌與優雅回應，裙裾如花翻湧，舉手投足間展現地主之姿；在音樂與目光的環繞下，一雙新人成為舞池的焦點。

樂聲驟止，舞步定格。女爵與弗蘭相對而立，彼此行下禮節性的謝禮。
她的身形在環視之時微微傾斜，令最後的目光像不經意般，落在艾西與阿方索所在之處。



金髮映照著燭光，阿方索的綠眼一如往常溫和，指尖卻在膝頭輕敲著節拍，暗暗流露無措。

他的目光看似平靜地注視著舞池，卻已經沒有再刻意聚焦。當樂曲行至高潮、兩人在中央相合時，他的掌聲響起，比旁人稍早，帶著克制與從容。

新婚的女爵與丈夫往他和艾西處看來，阿方索神色未變，只是加重了掌聲，綠眼裡閃過一瞬複雜的光，卻又默默地流移。

『你怎麼敢這樣看我。』

收緊的長繩要崩斷幾次，才能成為只配作為火引的亂麻？

她沒有意識到自己在發抖。

她還以為那些憂傷早就磨碎在生活點滴裡，被藏在每一株飽滿的麥子之下——是啊。收割之後的麥田如癩痢叢生的顛頂難看。

寒酸。

「你會跳舞嗎？」

「不會。」

「我教你吧？」

「不要。」

她用手遮住嘴，艾西發現自己在顫抖了。

她低下頭，一方水色溺於一雙雙，向上升起的祝福之間。

阿方索偏過頭，先是留意到酒紅布料被攥出的皺痕，才稍稍抬起臉來，靜靜望她。

他沒有急著出聲，只是以一種克制的專注注視。女人沉浸在無色酸澀裡，因壓抑微微顫抖，遺忘浮出水面換氣。阿方索稍稍傾身，肩膀移近一寸、也僅一寸。

樂師換曲，悠緩的旋律開始鋪開。他方緩緩抬手，動作沉穩而從容，掌心朝上，靜候向來聰慧敏銳的傭兵用冰峰回眸。



「艾西女士，你願意和我跳一支嗎？」阿方索終於開口，聲音低沉而清晰，綠色的海潮收攏成礦物生長的床，穩如磐石。



「不願意。」

悶悶的聲音至撕扯地像是野獸的低吼，艾西悶哼一聲，誰能拒絕自己的老闆。

潮流退去之後，她雙目微瞋，往男人瞪視一眼，毫不保留地，將一整塊過分厚實的冰，砸向綠苔蔓爬的岩。

牙根咬緊，將脫繮的舌與毒辣的鋒芒一併管束。

她的心仍舊是慌亂的，但艾西十分清楚，不應該失了專業，讓對弗蘭·霍里納的怒意影響自己，如同一株有毒的噴瓜四濺。

『在這種時候邀舞？你是笨蛋嗎？拉尼茲。』

對於衝動道歉的言語梗在喉頭，壓平成一絲不乾脆的囁嚅與嘆息。

她伸手輕觸岩盤。



「……願意。」



她將手放進他的掌心，他領她走入池心戰場。

兩人並肩走入舞池，無視席上或有或無的側目與竊語，阿方索不敢去看，因為他的謊言從來沒有堅甲；而卡蘿塔不會看他，因為她知道自己勝卷在望。

紅髮的舊情人、伯爵的繼承人，竟在此刻借手，為遲到的不公、不捨或詩人此夜寫盡墨的歌。

硫磺谷的騎士不急於開始，細緻覺察新曲的展開與她的節奏；艾西抬起下巴，藍眸冷冽卻如火，沒有半分示弱。彼此都清楚誰會將眼神期待與他們對上，正因如此才不該去側過眼角。

阿方索將視線與她相銜，無論裏頭是鋒利箭矢還是怒意翻湧。兩人讓手掌落到應當恰好的位置上，即使沒有任何收緊的力道，也能夠感受到彼此鼓動的心跳。

她的手臂仍微微顫抖，他並沒有出聲安慰，只是精準的踏下領步，將她的踉蹌無縫掩過。

一曲漸入高潮，短暫的貼身，衣擺翻飛。

此刻他們彷彿只是倔強的想將甚麼燒盡的餘燼，他退她進、拉進後推遠。艾西酒紅長裙在舞步間劃出低調而優雅的弧線，與深紅斗篷的尾擺交錯，宛若成對烈焰。

他們與其他跳舞的人並無不同，為何又要擔懼撞上舊人呢？

誰讓舊人無論什麼表情，都會讓人想起自身信任破碎的醜態。

冰碎成雹，墜入沉默大地，被他一次眨眼收起。

他們自然地翩轉，菊瓣讓秋風托起，曳影迤邐。青空與森林的距離忽近忽遠。天色則與林相隨著夕光斜斜，起落濃淡墨彩。

任憑眾佳偶低眉淺笑、旖旎春光，他們仍在狀似合群的排線中，羅織獨異風采的沉默，舞步流暢地彷彿共舞多次，但那份交融的親密卻不存在。

阿方索的步履完美無懈，即便偶爾艾西看似錯踏，都能在雙方縈迴轉身時，化為順勢的弧。

隨著貼身所感受到的彼此動向，艾西總是知道他要去哪。

烟燒延綿不斷，彷彿在地面都烙下碳痕。她的眉目緊繃，他的平穩消融，不變的是牽連的雙目不離。熾光相襯，想要證明那道謊言不是倔強。

艾西仍胸懷著火種，不易在推拉間消弭。甚至當聽見周圍驚呼掌聲時，她明白新婚佳偶又再次於舞池間流轉。

專注鬆動，遮蔽眾人閒言的屏障微微顫抖，她看向阿方索的鼻尖，看向阿方索的耳畔。

一瞬分心，腳步就會開始錯落。

阿方索心口隨掌聲微微一緊，背後如有羽梢般麻意掃過。

他極力避免去看，也能知舞池另一端有熟悉身影再度輕輕搖擺起，只一瞬無措尷尬就幾乎能恍人心神。

然而，他很快察覺懷中舞伴異樣。

艾西呼吸亂了節奏，指尖漸緊，猶如劍客慌了戰鬥步伐的清心；他見過傭兵戰鬥的模樣、差遣指揮部屬，見過她插著腰背過身去翻白眼。卻從未如此。

阿方索深吸一口氣，把自己心緒壓下。索性放棄去追中央的舞影，而是微微收束手中的握力，穩穩支撐住艾西的後腰，不讓她在錯亂中跌出節拍。



「艾西。」他開口，輕輕一喚。「我在這裡，看我。」聲音低沉，如同落石沉入水。阿方索略微側身，讓自己成為艾西與他之間的屏障。綠眸鎮定，像騎士舉盾般自然。將她的注意力重新牽回到眼前的舞步。

那些傳聞——無論有幾分真假，關於艾西和霍里納、關於黎門諾軍團的男人們與艾西。女子繃緊的唇線，足以讓青年知道她在死守自尊。

他沒有多說什麼，也沒有追問，只在每一次帶領轉身時，都保持同樣的力度與節奏；舞步沒有急迫、也沒有暗示，無論她心底正翻湧著什麼，確保此刻她與他對視之時不會失控。阿方索。拉尼茲因為自己一時的慌亂與無措向艾西。耶澤尼克求助，他就不該讓因為他而踏入麻煩的這份挺身被折損。

他不會讓她有任何額外的失誤與動搖，
他該為戰友留下體面跟驕傲。

投湖的石，將鬱鬱蔥蔥的影攬進湖心，迷航的眼睛找到回歸平穩的流徑。

宛如輕輕扶著晾曬的紙，比起陽光熱力，先感受到鋪展的清涼。撐住背後的手並非不容退後的沉重壓力，更似不驚人的軟聲提醒。

他將她壓得更近些，艾西發現心跳聲在此時比外頭的驚呼聲再大些。她知道以現在相抵的力道，會輕易將古老的莎草紙壓碎。

橙紅色簾幕遮蔽無能帶來竄升的麻癢，那樣愚蠢的視線會將尷尬猶豫給攪和成自慚，她才該是那個無論如何都堅定不移的人——如同她多次在心底對自己朗聲道：「別找到機會就哭！像個棄婦替自己唱輓曲兒。也沒有觀眾，要多大聲。」

艾西閉起眼睛，注意力最初找到牽引自己的手，皮革柔韌厚實，將人的體溫、粗繭阻隔；隨著外旋後再次貼近，她感受騎士前後進退的腿、連結的腰，撐起一切穩定的背。發力路徑比一開始更為流暢，美麗的似兩人進正在貼身廝殺，但刀尖從未碰觸對方。

她並不想這麼快看到阿方索的臉，但半睜著的眼看見的，是綴在嘴角的墨點。

她跟阿方索一般高，所以瞧見的，自然不是那刻意逃避眼神接觸與對談的脖頸。

艾西眨了眨眼睛，確認那墨點不是胡椒粒。



「我當然知道你在這裡。」

她被提醒不該亂了心神，而他也做到了。
抬起頭，她再次以微凝的眉頭，將錨拋向阿方索的眼睛。



「吃飽後有擦嘴嗎，拉尼茲爵士。」或許被認真保存的驕傲，此時顯的更桀驁了些。

他見她輕抬下巴，冰色點翠帶著少許睨視。
像是在挑釁、也像是在說笑，足劃破陰霾的火花。

阿方索瞬時一愣，沒立即察覺這份逞強的用意，反倒被她出乎意料的話語震散了心頭的凝重。
她願意在這樣的時刻說笑，讓他稍微鬆了一口氣，嘴角連同勾起一絲輕意。



「這點教養我還是多少有的，艾西女士。」他在這首共舞中第一次移開眼，卻是為了不讓短笑時的抽氣吹開對方落在額前的髮絲，那看上去有點像凌霄花的顏色。

青年遂深吸口氣，穩穩收住她的手，帶著她繼續共譜舞步。

即使他心底仍有幾分未定——那兩道視線如同無形的重壓。
他握著她的掌心隱隱收攏一分，步伐放得更穩，任由所有慌亂都能隱沒在裙襬與披風掀起的浪中。而琴與笛在大廳中悠然流轉，燭火映照的舞池宛如海波。

音樂還在演奏，舞池旋律尚未終結，鼓聲與弦樂交錯，舞曲進入即將轉折的段落。
舞池裡的舞伴們開始相互錯身、交織成更繁複的花形。這意味著，他們也必須跟上一——否則就會在眾目睽睽下出醜。



「要轉位了。」早前將一切注意放在搭檔上的阿方索，遲來地察覺到節奏變化。
這似乎使他略顯侷促，低聲提醒的同時也似自我提點，稍稍收緊艾西的手，跟著往前一步。

狼狽與恍神沒有退路，將艾西領著推動，融入人群的花形，又隨即在後一步帶出。
他們走過一個幾乎失足的旋身，拿戰場經驗與熟練劍步把失誤轉為些許急躁的踉蹌。

彷彿早前的脆弱與迷惘皆從未存在；彷彿他人竊語中的虛情假意能用距離和技巧蓋過。
彷彿只是一時沉浸的情熱。

掌心被皮革包覆、攏緊。音樂並沒有變，翩飛裙緣將他人阻隔在彼此之外，而一雙火焰沉潛進循環往復的浪潮淘洗中。

兩方白露匯聚，映照男人臉上鑲著的綠寶石，她對對方的別開頭感到些許不滿，但那只是一瞬間的暫別。再次對眼後，她放下了思考。它方投來的燒灼視線是出自於舊人難解的謎題，還是酸毒的蔑視，暫時被屏除在外。

然而信任交付之後，艾西並沒有想到，穩如磐石的騎士並非從容。以至於接下來迎接的，是比原先節奏更快一拍的強制後退、踩踏不及又接著倏忽前撲，疾轉、鼓聲像是擾人的警鐘，警告兩人的失控。

那像是醉酒狂喜而失速的疾轉，讓他們在最後一拍趕上隊伍，如懸崖勒馬。當艾西的雙目瞋向阿方索時，正是看著崩落崖下的碎石。



「你在想什麼？」

她直問騎士，當再次被攬入胸懷，方才的愜意全失。

它人的聲音有如急鳴，震耳欲聾。

或許在外人看來，這是她對伴侶矯揉造作的怪罪，但艾西的面容可沒有那般和善柔媚。

這是撲騰的驚愕被她咬牙止息後，僭越的質問。



阿方索怔了怔，一時沒能收住微微開闔的口。不因她冒犯，而是因艾西如此直率點破——他確實分神了一瞬。

方才的失拍，不僅是因她原先深藏地慌，也因自己嘗試無視不存在的目光。

女爵的裙襬在夕陽沉澱下如玫瑰鋪展的鵝絨，而霍里納的手落在她的腰際，在他滿心想要為她遮去那對身影的同時，那對身影也扎根在胸口。



「我剛才…」聲音低啞，卻終懸在兩人之間，沒有落下。

翠玉色微微游移，稍稍越過焰髮邊際的輪廓。

心底那點無措被女子乍聽如嗔的震問攤開，故而騎士沒有回答，只是將氾濫湖水收回、淬鍊融綠銅回到貴氣孔雀石，收攏掌心，讓步伐穩穩扣進鼓點，重新回到隊形。

他的目光覆冷靜專注，似將所有雜音壓在綠滔深海下。皮革藏不住更多的熱力，燙了幾分。

怡人的暖流傳來，此時艾西卻被燙得想抽身。

不論是男人欲言又止的拒絕回應，還是粉飾太平般的回歸平穩，一切都糟透了。

他們總是想掌握所有，並且在失控前盡力隱瞞——男人，該死的榮譽心。權力的快感將他們一個個，都噴上一層只要軟弱，就產生裂痕的金漆。

眉頭蹙起，她掛上詭異的笑容。

那算什麼？阿方索·拉尼茲想展現他的氣魄，護著她、不讓她失態。所以讓自己看向作態夫妻、承受多餘的痛苦。

這又算什麼？艾西·耶澤尼克，難道不是一個身先士卒的兵，而是只開一夜的花麼？或僅是貴族老爺酬酢時盡顯身份的胸花配飾？她感到渾身痠麻，不被信任將過往醜陋的回憶喚醒，激起一陣疙瘩，她發現自己正在做自己最討厭的事——做一個符合男人想像的女人。

脆弱，乖巧，笑而不問。

「趕巴巴地將自己的胸、貼到人家爵士身上，還以為要就地吃了人呢！」

「我就說，聽說是黎門諾男子的共妻，能攀上這麼個好人還真不知道用了什麼招。」

「聽說米維爾就是個妓女戶！所以還能什麼招？淫蕩不就是最好的招——」

艾西握緊拉尼茲的手，轉而主導這場鬧劇。

她專注於對方雙瞳的視線擴散、失焦，全身的勁力放在控制手腳。

悠悠冉冉間，滑步宛若遊龍、轉身婷婷且精準地控制在三圈半，回身停頓，待裙擺歸位，拂去所有雜念。

她像件華美的舞衣，任拉尼茲穿戴張揚。艾西專心成為一方舞伶，目的是為了在軟下腰之後，可以用一張難看的臉，向拉尼茲問候一句：



「現在呢？需要一個伴侶之吻麼。」

這話說得過於直白，棉柔之間帶著一絲難以察覺的他意。

阿方索一瞬間愣住，眼裡閃過驚異、隨即更多困惑。端正五官因隱忍咬牙的動作微微鼓腮，軟綠色深處的瞳孔翕放，做出了相當複雜古怪的神情。

他無法完全解讀她此時此刻，冰藍眼底是諷刺或挑釁；又或者是退讓和隱忍。青年只得以為，興許她想藉此激怒弗蘭或女爵，無論是為她還他。



「...或許，應該要吧。」阿方索低聲應道。

話語間藏著少許疲憊，一雙劍眉微蹙，心中為難卻又不忍讓話語獨懸。

一切都因他一句請託而起，縱使他倆分明清白乾淨，他還不能知宴夜過後會有多少閒言與歌，又將會擾得二人多久。

可他倆沒有足夠時間在注視下侃侃，困惑間夾雜推拉，最終在無措與莽撞間化作靦腆。隨即，他順勢將她輕輕拉近，肩膀微微傾斜，借位擋住旁人視線，做出看似落吻在她臉頰的動作。

雙唇並未觸及，只是曇花一現的錯覺。
近得足以讓旁人誤會，徒留一寸無瑕的距離。

他緩步退開，兩人仍然穩穩停在終點姿勢，任憑周圍或許不為他們的掌聲與喝彩湧來。

濕與熱不過是對親吻接近時，從大腦浮現的舊時想像中，提取出的幻覺。

她沒有眨眼，而是在拉尼茲耳畔落下難為嘲弄還是憤怒的鼻息。艾西提起裙，將或為點燃、或為澆熄憤怒的酒，捻離僕從托盤。

離去時頭也不轉、撇開這盤凌亂。

樂聲漸息，女爵身姿端正地走上舞池中央臂。
她抬起酒杯，眼神緩緩掃過在座的貴族與賓客們，微笑卻不失威儀。



「諸位親愛的友人與盟邦。」她的聲音清亮，回蕩在燭火映照的廳堂裡。「感謝你們不遠千里來到此地，與我一同見證這場結合。」

她稍作停頓，讓眾人聚焦，舉杯高高一抬，燭火折射在金杯與夕陽色的紫羅蘭酒水上，閃爍如星。



「願盟誓與喜悅長存，願每位到此的嘉賓同然！」
她微笑，帶領眾人舉杯同飲，酒香在空氣裡流轉。

隨之而來，是僕役們推著一張張精雕琉璃盤，端盛小巧精緻的點心，為下一段舞會環節輕快鋪墊。

露臺&走廊

艾西還能看見卷雲提起陽光離去前的衣擺。

彤雲火彩從她眼底看過去總滲著一絲薄綠，艾西嘆了口氣，她知道原因——因為她盯著拉尼茲的眼睛太久了。

從別開眼，到走出廳堂、站在露台上遠望，不超過幾次眨眼的時間，沒了能排除外界聲響的那雙祖母綠在前，開放式空間無法隔絕的笑鬧聲，又再次如雷貫耳。所有人的話語都像是切碎之後再次攪和——即便如此，破碎的語句仍舊通順，因為他們說的都是同一種了無新意的社交辭令，因此怎麼置換都沒太大區別。

平穩的步伐在嘈吵中顯得沈重突兀，那傢伙走的像是來參加一場喪禮般拖沓猶豫。聲音越接近，艾西的眉頭就糾得越緊，連帶手中的酒杯都彷彿要被捏碎。她知道弗蘭·霍里納會來招惹自己。

「新人共舞美的驚人，應與女爵再續一曲，卡蘿塔·曼里克女爵的未婚夫。」

艾西想過更直接的招呼語，但浸染在這缸貴族酒液中，她便任由自己染上一些酒氣。

轉身相視，對面的淺褐色眼瞳裡頭有一閃而逝的苦楚。她面無標情盯著，寧願此時對上的是那些注視著這裡，卻又不敢打擾、並充滿疑問的好幾雙毒辣眼睛。

會場上刺耳的八卦曲目沒停過，儘管眾人看女主人的份上都裝作自己大度，焉知誰的大度不是被腹中腦羞的焰火熱氣給撐大的。

眼前的男人並不愚蠢。弗蘭·霍里納絕對知道會有許多人關注新郎的動向，他也絕對沒漏聽頌揚這門喜事的歌曲，在前三句之後唱的那些鬼話。

「艾西，我們談點別的。」

女人沒忍住哼出冷笑。

有些事是不會變的。譬如眼前男人的臉皮或許是從骨髓裡開始長，才能厚到這個地步。他能腳步平穩的步向自己，同時用悽苦眼神看著自己，因為弗蘭·霍里納擅長表演，演一位充滿苦衷的悲劇英雄。這劇本已經膩到，艾西甚至知道當她說出下一句話時，對方會怎麼回答。

「稱呼我耶澤尼克，霍里納閣下。除非你的新婚願望是讓我再做吟遊詩人新曲裡的毒婦。」

「那種事不會發生。」

艾西閉上眼睛點點頭，弗蘭·霍里納低沈的嗓音說出具有說服力的回應。她信了許多次出自這張口的承諾，大多兌現、部分落空；落空的那些都正巧有漂亮理由——漂亮的像笑話。

「曼里克女爵允許你大肆屠戮吟遊詩人麼。」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從來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

弗蘭緊咬的牙根都要崩潰，他將所有的情緒都含在嘴裡，巍峨如山的男人不願為她字字如針的言語，來撼動自己所疊的努力結晶。

「艾西，這裡仍需要你，黎門諾永遠是你的家，我想清楚地告訴你們，隨時都能回來。」

這段普通大度的話語已經在他腦中剪裁縫補多次，儘管內容無法完全傳遞出他的心情，卻能符合他的身份，以及抹去所有能遭受攻擊的縫隙。

艾西上次與弗蘭·霍里納以這個距離對眼已經是兩年前。她從難以忘懷、睹物思人，到在咒罵與後悔間折返跑、將對方贈予自己的首飾轉贈少女，也差不多花了兩年的時間。

「那你呢？你需要嗎？」

輕聲詢問、緩步向前，她側著頭，盯著那雙枯葉般的眼睛。一雙冰湖中的冷映照弗蘭沉默的苦臉，那是他以往只會在親密之人面前展現的樣子。他等待對方靠近，像是等了一世紀。

他認識艾西十多年了，清楚不論對方具有多強烈的怒氣，最後都會走向自己。

「艾西，我——」

而當從花園吹來馥郁芬芳的風，輕撩焰髮勾住艾西的嘴角，弗蘭才發現，幻象般的笑容不是對著他。冰湖折射的光芒映出不遠處的暗金色身影，兩人彷彿約好在這瞬間視線相疊。弗蘭將注意力稍微遠放，能聽見那處的交談正在收尾。

依照賓客名單，今日艾西·耶澤尼克是作為阿方索·拉尼茲的伴侶入場。



「哎呦？」

追獵兔子對這隻狐狸來說，遠不比追獵有故事的人更有趣。

被揍了半張臉仍未減損輕浮的氣焰，拉松趁著貴族們跳著假意難看的舞時，隨意找了個餐點沒大動的位置，意興闌珊地撇著眼神，吃著調味細膩，細膩到毫無記憶點的無聊餐點。

直到看到那一雙烈焰。

兩頰向上提，他拿著派皮，欣賞到最後一刻。



「哼。」他眯起眼，緩聲吟唱，彷彿呢喃。

『冰雪裡的新寡婦噢』
『狂燄島的少領主喔』

『三年之約』

『不敵守望的無名英雄』

他往阿方索·佩雷迪斯的方向走去。

沒錯，不是阿方索·拉尼茲，而是阿方索·佩雷迪思。

暗夜中更顯輝煌的沉金色不因夜晚降臨而失了顏色，拉松一雙不敬人的眼睛，直勾勾地盯那張端正的臉。



怎麼又是這首怪歌... 青年挑高了眉毛，似乎想要用拉開眉眼間距的動作來替代內心想要翻白眼的舉動——不，他並不會當著別人的面做那種動作。

他側過身，垂下眼，露出淺笑來回應，卻仍然在直視來者面容時暗暗嘆了口氣。



「——拉松先生。」阿方索做了一個有點活潑的挑眉，既有無奈與也有笑意。「謝謝你上次的糖果，我和船上的弟兄們可是又哭又笑了整天。」



「稍早的場面著實稍微過火，可上過藥膏了？」他徐徐問道。



「好玩吧？那可是讓關係變親近的糖果喔——」擺出得意的笑容接受這聲褒揚，他接著摸了摸臉頰，假裝吃痛地發出嘶音，接著他看著自己摩挲的手指，冷笑了聲。

「過火？」



「他們說我臉上根本沒傷——你看！多令人寒心呀。」狐狸往前走，扶著圍牆。一入夜，佛地杜多就涼，涼的他耳朵都能用鐵鎚敲下來做冰棒。



「不過，你也挺過火的呀。說謊可不好呦——」他朝對方眨了眨眼睛，一口大咬了手中派，再跟看起來在偷聽的僕從招招手，看起來像極了個貴族。



「幫我拿兩杯熱紅酒！」



「那個……那是、平民……」



「害！便宜又好喝的東西，比裡頭那些虛情假意的東西好多了！」



「是、是。」僕從馬上答應並離去，他就怕這位尊客又說了什麼招人注目的話，待會連自己都被打。

與僕從交頭接耳後，他又將目光放在阿方索身上。



「那是好玩嗎？欸？」回答我！Look in my eyes！誰知道那天大夥趁著道歉大會要對他落井下石多少？甚麼叫做看著他情途不順遂人生就有希望？



「…確實、還好…你那天打毒蛙的時候看上去吃力更多。」人倒也老實，順著也走上前去打量了幾眼。他隨即搖搖頭，淡紅在夜幕下本就不明顯，故而確實可以說狐狸臉上沒有甚麼痕跡留下。



「呃。」青年微微一愣，綠色的眼弧度極小的游移，將對視的眼光落到拉松的鼻梁、而非眼眸上。「我確實是佩雷迪斯，也確實是北方人…」他心裡多少明白，藥商指的是甚麼，但一時不想應對。



「哈哈！難道不好玩嗎？」染著些酒氣的笑意鋪在騎士臉上撫摸，卻沒有過分侵襲。



「能跟大家用意想不到的方式拉近關係，才能夠認識彼此啊！」僕從終於從花園中找到兩杯熱紅酒，拉松深深吸了一口，用爽快地表情「啊哈」了聲，將其中一杯遞給阿方索。



「如果不是他們今天叫你阿方索·拉尼茲，我還真不知道狂燄島的少領主就是你。抱歉啦，當時在你面前那般數落。」他朝阿方索挑了挑眉，接著往夜色漸濃的天邊看過去，有星子在邊際閃爍，冷風吹拂間，他得用身體替熱紅酒擋風，以免涼了酒體。



「不過看來，現在有了新歡，也不會太介意我當時的失禮吧？」無賴般的調笑，狐狸的語氣充滿試探，他沒有半分對於尊卑貴賤的禮儀區分，所有知道彼此名字的人，全當自家人。



「唉...不，算了，也不是甚麼大事。」畢竟當日在場的也都是多年的騎士兄弟，雖然也有不少是提奧多船隊裡的水手、以及幾位傭兵團的人，說到底他也不是天到晚在將士面前甩態的軍官，胡鬧一日也頂多看上去像是醉酒罷了，確實到頭來也只是臭男人之間的互相傷害、一笑置之。



「不必道歉，反倒是我該謝你，我未曾細聽過那些歌曲，並不知道——唉、不知在百姓跟詩人這些極力壓著、藏著的事會被傳成這樣。」如此想來，他在歌中做個被丟下的敗將也好，至少襯得新人兩情相悅。「感謝你。」

他這頭才道謝完，又被一柄刀頂在脖子上。阿方索斟酌再三，好歹二人有毒蛙之誼(?)今也不在大廳，不必裝腔作勢。「...耶澤尼克，艾西女士和我並非...是我一時失了冷靜和擔當，把她給拉下水了。」



「那你要不要考慮聘請我，當你的鄉野史料搜集官——我很便宜的喔？」狐狸抖抖肩膀、向對方挑眉。



「失了冷靜與擔當？」狐狸瞧了瞧阿方索，轉身往場內一瞟，他搜索著剛才與對方共舞的人在哪兒，火眼金睛卻沒看見在暗夜中仍能發光的佳人。



「這時候不是該說，這一招叫做先射箭再畫靶、你是喜歡人家但苦無機會才借勢推動？這樣子才不會輕易讓人抓了把柄吧！」油嘴滑舌說著不負責任的話，狐狸輕笑了兩聲。阿方索不善謊也不擅演，這不就得見？才出舞廳沒多久，就讓人知道方才不過是逢場作戲。



「不過，是什麼讓你失了冷靜？我聽(吟遊詩人)說你以前在這裡待了一陣子？觸景傷情嗎。」

倒不是不可行？他偏了下腦袋。



「...你有固定的收件地址，或是定位的魔法道具嗎？」阿方索低吟片刻，重新開口問道。「我再讓副執政官或軍隊裡的人聯繫你。」



「？不是，茲事體大，事關人清…」軟綠被堆起的陰影染深，卻查覺到今日作為正是讓他向來最在乎的清譽論述一般的行徑。



「我乾脆一頭撞死算了，該怎麼做。這可不是甚麼名譽債能抵的，呃呃。」細語低沉厚實，一字一字如同刀刻舌尖。

男人用盡禮儀不去翻的白眼，懊悔卻荒唐仍然令他咬牙，總感覺半生的自重與捍衛，全部死在寥寥無幾的幾回他嘗試讓微絲屬於自己心情掌舵的時刻。

——而那份自私跟愚蠢永遠都會犯錯。

他花了半輩子都在順從狼王或硫磺谷的領主為他安排合適的聯姻對象，不來自交戰地、與家族門當戶對、又或者能為一族的穩定貢獻——



「...為現在看在他人眼中，也已落雪掃地的家族名聲。」端正的五官因咬牙偏斜了少許，眼底一瞬盡是慌亂悔恨，努力再對上時再以新入的湖水淹過，只剩苦笑。

他轉了轉手中的熱紅酒，嘗試不在裡頭看見新娘衣袍的紅。



「未來的伯爵繼承人，給前主夫人作男寵這種事，吟遊詩人恨不得寫得滿篇吧。」垂喪的話語極輕、極細，難在夜風中拼湊成句。

無論當中扼殺了信任還是曾經初萌的情意，此刻也只剩嘴角牽動墨點的幾吋。



「怎麼可能會有那種東西呢？」拉松先是大笑了兩聲，但仍舊從胸口的暗袋中拿出紙筆，簡單抄寫了兩個地點。

其一為一家商人公會，據點遍佈各國，商人取得公會證後，進入部分領地就不需要繳交入城費用，否則光是稅金就會壓垮這些流浪商人；另一個地址是霍諾斯的天頌會中心。

將兩指夾在兩指間，他以碰杯的姿態交給對方。

聽見阿方索所言、觀察那張臉用盡全力去維護的禮儀，拉松覺得對方還真不像的貴族——或是不適合當個貴族。眼前的男人顯然太過容易被猜透，而這樣的人若是掌管一大塊領地，誰知道會不會被某個壞心眼的傢伙，耍什麼把戲就吃乾抹淨？



「哎呦我的天，說到這個，你們這接貴族就是為了臉面，命都可以不要！」拉松搖了搖頭，他看向大廳裡的熱鬧，一個個看起來像精緻的手偶，在人為操縱下前進後對，用多餘又適洽的動作撿起僕從餐盤遞來的小點，每個動作看上去都必須看起來有教養，每個無意義的起落都需要經過計算。



「先說說撞死這件事吧。錢，再賺就有了。名聲也是一樣，再建立就有了。誰沒在年輕時衝動犯過蠢呢？」接著他哼笑一聲，繼續說道：「像你這樣的貴客，如果真的死掉了——那個女子，也會因此被吊死吧？替她想想吧——爵士？」也不知道眼中閃過的光，是瑪蓮達領地上，一家家點亮著燭光，還是一道舊時的火焰，拉松眨了眨眼，光輝熄滅。



「我們寫的歌得要有價值——等你的婚宴請我去表演，在大聲唱給你跟尊夫人聽吧？」他不說寫，也不說不寫，只是輕輕將對方往昔的糗態輕浮收藏，不畫記，也不深問，單單是因為阿方索。拉尼茲此刻的狀態，讓他譏諷的興趣。



「真要我寫——還得將些細節說明白，」不懷好意的笑容露出，他接著道：「以前當男寵的時候，都在哪逍遙？外面那座花園？主人房？還是在廚房？馬房？」也不知是刻意冒犯還是酒意凝結成的狂言，拉松靠近阿方索，猶如一隨處可見的地痞流氓，想聽酒館裡最腥羶色情的故事。

阿方索淺笑著接過那張紙片，以指尖和火苗在上頭描繪出一處空洞，隨即將上頭的文字燒卻。有那麼一瞬，他的眉毛稍稍挑起，目光凝重幾分，但只一閃而過。留下拓有淺淺漬痕的白紙，被他輕輕收入皮毛下的夾縫。



「...確實，不能，死在這裡。」沉聲的話語切齒。他是硫磺谷未來的領主，他甚至已經被剝奪死在他處戰場的資格。他知拉松說的話是真，他知那些應當收束的隱忍，但一道一道如鞭的痕恨不得能轉化成落在石板上的重捶，最好能讓牆面與攏起的拳骨一同粉碎。

艾西是其一、提奧多是其一，他尚要肩負拉尼茲的名。他曾以為他該守望的是邊境、保衛的是堡壘、命令要能帶士兵回鄉；如今他在交納稅糧的農民眼中看見懷疑與寄望，港口船商話裡對貿易的期待與展冀，他不再只能將眼光放在打勝仗上。



「...唉，我都說不準那會是哪日，但願有那麼天吧。屆時我自會惦記著你。」阿方索輕輕側過臉去，按下無處宣洩的惡火也只剩倦意與無奈，他只得任由冷風將逐漸升起的熱氣帶離。



「?!不，倒也不那麼頻繁——你怎麼不去問問那個白、不是，你少瞎寫。」他這回是毫無掩藏地露出極其嫌棄的眼神，對著逼近的狐狸眯起眼，翠綠中是罕見地因荒謬所寫成的難以置信。

拉松沒有注意到阿方索收到紙片後的眼神變化，而是專注聽對方低沉嗓音所加載重責。以及，後頭對於婚姻之事的迴避與不願多談。

然，從肅目轉而俾倪沒有花多少時間，對方怒意盛放的綠眼睛看上去有了生。

他用一個開朗的調笑迎接，並沒有嘲笑阿方索過分認真的表情。

他斜眼看到對方暗紅臂膀上，在月光下浮顯的暗紋緹花揭示即便選色低調，仍舊是一塊要價不菲的布帛所製。

拉松對貴族有一定程度的厭棄，但阿方索這樣子少了貴氣多了土氣的人，倒看上去更可愛點。



「只有你跟我說了事實我才會寫，放心吧——我跟那些個沒良心的東西才不一樣。」狐狸眨眨眼，他拍了拍阿方索的肩，彷彿剛剛侵犯的言語不是他所說。



「不過，嘿，爵士，你就算演一齣絕情重生，卻好像也對女爵的身旁圍著什麼花有所注意？」他挑眉，可沒受那張臉上的難以置信給阻攔，嗜血的紅狐狸從杯中挑出肉桂皮，隨意往花園一丟。



「是、是嘛。」你不會寫，但你會唱別人寫的對吧？！



「圍著——喔。在所難免吧。」畢竟招呼都打到臉上了。阿方索倒是沒接收到狐狸對八卦嗜血的試探，緩慢地眨眼，侃侃回答。

即使無視往昔或男女之事，作為上任領主的騎士，有些不必言喻的暗流多少能夠注意到。

「貴族近衛的調度跟勝任不只是私情的事，馬蓮達莊園乃至城堡裡的氛圍都不同了。」



「但，那並不是霍里納節下所帶來的人吧。」若是如此，毫無疑問地現在的馬蓮達內部就有三股勢力存在，至於是相互結盟、還是拉扯分崩，還需要更多觀察。「即使我如今不再是馬蓮達的騎士，要說對軍隊裡的士兵或還未離開的熟面孔們，沒有些擔慮是不可能的。」



「原來如此，還有私情可能？這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但你倒是對其他人照顧的緊。如果想照顧那些兄弟，招去你們的領地不就好了？」他哈哈笑了兩聲，接著靠上圍牆。他也有些在意馬蓮達領地內部的暗潮，不過不是因為他踏足任何一方勢力，畢竟他身為一個單純的商人，還真沒有半點可能從中獲利。


但拉松不免有些在意文圖拉家族的動向，天頌會要伸長爪牙——恩典到北境這點，有著那糟糕的父族在推動，但願他信神到腦袋壞掉的愚蠢小弟不會將自己搭進去。

狐狸鬆軟的耳朵轉了圈，他將繁重的垃圾像抖掉廢毛那樣甩掉，又跟是從要了兩杯熱紅酒，並且遞一杯給阿方索。



「對了，爵士，你那個女伴如果只是假冒的，不如介紹給我吧？」他以口就杯，嘴角被上騰的熱氣掩去他無來由的拋下這句話。




 原來自己說的話還能這麼解？學廢了。




「能沒有嗎...只是人嘛，總是能為各種情分——作繭自縛。」他不確定看上去來去無拘的藥商先生兼詩人能共感幾分；又或清晰明白只是選擇瀟灑。「家人、朋友、愛人、孩子，他們多生在馬蓮達、長在馬蓮達，希望為馬蓮達效力。」他只得攤手搖頭，既能夠理解，卻也感到惋惜。「到底是可有可原，也只能望故人們安好。」



 「介紹，你？」他的驚訝轉順而逝，很快的被爽朗無羈的笑臉取代。「哈哈！反了吧拉松先生，怎麼也得是把你“介紹給”她。如果你想找活的話，我倒是能幫你引線？」青年抬手，把掌中的熱紅酒飲去一半，任由香料氣味熱辣醒神。

透過熱酒薄氣，他看見青年笑顏在愁喜之間交替，那份對於人的希冀與愛與無力，是拉松所喜愛的氣質，他低聲附和一句：「願一切安好。」將阿方索的情感折疊於接下來的笑聲之間。



 「你的『介紹』可不能只挑壞的喔？」狐狸翻了個白眼，嘴卻是笑著，他晃了晃熱紅酒杯，這會倒想吃東西了。



「這樣吧，不論是工作還是美人，等我下次踏足狂燄島，我們再聊？」趁著阿方索仰頭飲酒，他朝對方點點頭，落下一句：「我也要去找個伴侶來陪陪我囉！」就轉身、背向阿方索，將那方金黃麥田裡躺著的兩塊綠珠都給拂袖、拋了去。



「我會針對你在狩獵魔物時候的表現如實呈報。」阿方索稍稍鬆了眉頭，關於這個部分他倒是相當誠懇。當然，如果艾西已經藉由方才在大廳的歌裡先行打分，這他就無能為力了...



「還真是一位瀟灑恣意的人。」呼出的吐息像極釋放高溫的氣閘傾瀉，夾雜月色與燭光的遠影，他苦笑出聲。阿方索背過身，琢磨著或許是時候去查看一下他先一步出場透氣的夥伴現今如何。

「你想太多了，艾西。毋需如此」最終，當艾西的氣息來到弗蘭伸手就能攬入懷中的距離，他壓低聲音喝斥，並以繃緊寬厚的肩膀，捍衛自尊。

艾西這次忍住了冷笑。她從弗蘭·霍里納灰褐色的眼眸中看見悽慘的防備，那陣酸楚及苦澀竟然令她沉醉，令她想追究對方話語裡的「毋需」，是毋須扮演阿方索·拉尼茲的對象來裝腔作勢，還是毋須以彼此之間腐敗的默契來提醒兩人舊情。

「您也想多了，霍里納閣下。我只是來向您討杯致歉的酒水。」

朱唇向左右展平，弗蘭·霍里納手中香甜的彩霞便被她取去。舉杯，頷首，她字字如錘地清晰落下：

「讓這罕見佳釀，為您不斷在我未來伴侶面前，直呼我的名諱道歉。」

接著，她一口將酒飲盡，這舉動使弗蘭·霍里納皺起眉頭，但他也收著驚訝，眼前的女人逞強的舉動有如初見，他將語調放軟，在這場對話中說出第一句不沉悶的話。

「現在變得能喝了？」

「是。」

察覺到對方語氣間的轉變，艾西皺起眉頭——她認得那語氣，以挑釁鋪蓋上位者的讚許，以及情意。

「過了兩年，我變得很能喝了。」她面無表情地將空杯前遞，並在弗蘭·霍里納伸手接住前，收了力。

「是嗎？」

替結尾綴上句點的，不是玻璃觸地碎裂的聲音。

一旁伸出的手接住了酒杯，阿方索·拉尼茲來到她身側，行動穩如流水，杯中浮出一絲藥草氣息，末端縈繞熟悉的刺鼻硫磺味，艾西想，他或許是用了一點魔法。

她忍著不去對「暫時的未來伴侶」翻出一個大白眼，阿方索的疑問真誠地像是下一步就要拆穿她的謊言。

但他以溫潤的笑容面向弗蘭·霍里納，微微敞開的雙臂是謙和得宜的阻攔。

「還來不及向您恭喜新婚，霍里納閣下。不過，您與艾西在聊什麼呢？」青年低沈的嗓音尾調上揚，不知道使弗蘭·霍里納又換上哪一號表情。艾西沒有去看兩個男人的臉，她稍稍向後退開，但仍站在阿方索身側，並找了個巧妙的角度，讓自己不用為了那些探頭探腦的好奇眼光，擺上溫和的笑容假面。

藉此空檔，她微微眨眼，盯著她手上剩下的另一杯酒。她沒發現杯中晶瑩的酒水似她的眼波，濃烈的氣味是化在裡頭的憤怒，冰涼的酒體是她雙目向外凝望的寒意。

她只知道一但入喉會是折磨。

「做為黎門諾的首領，我了解耶澤尼克女士所帶領的米維爾業務方向。」

「啊。與米維爾傭兵團的合作相當愉快，您大可放心。他們還未辜負過期許。」他的眼神微微閃動，彷彿在昏色之中明亮了些，在日陽沉默前將漫長的道別留了塊碎片，女子靠上那側的臉沐浴之間，彷彿將一側的樹林點燃成翠榴。「當中少不了艾西女士的領導與現場決斷力，容我向您說明講述……」

話席間，阿方索不只是在向弗蘭·霍里納講述平常米維爾的運作事宜，他甚至在提到米維爾裡頭的各色人物時，頻頻與艾西對眼確認，這是艾西·耶澤尼克沒有想到的。她原本以為阿方索只打算與弗蘭·霍里納進行單純的「貴族式」寒暄，就連那聲稱讚，她都以為只是制式回應，沒想到他卻像是親自參與所有行動任務般，回應所有疑問。

『他親自看完了所有任務報告。』艾西下了個註解，同時也因此了解，為何眼前的男人可以在每次出現時，都能與米維爾傭兵團成員聊上幾句。

話席間，阿方索不只是在向弗蘭·霍里納講述平常米維爾的運作事宜，他甚至在提到米維爾裡頭的各色人物時，頻頻與艾西對眼確認，這是艾西·耶澤尼克沒有想到的。她原本以為阿方索只打算與弗蘭·霍里納進行單純的「貴族式」寒暄，就連那聲稱讚，她都以為只是制式回應，沒想到他卻像是親自參與所有行動任務般，回應所有疑問。

『他親自看完了所有任務報告。』艾西下了個註解，同時也因此了解，為何眼前的男人可以在每次出現時，都能與米維爾傭兵團成員聊上幾句。

恍惚不到幾秒鐘，艾西已經聽不清兩個男人的對話內容，她將注意力放在辨別自己的喉嚨的火燙是方才酒水的灼傷，還是佛地杜多的晚風總是冷到灼人。

就連大廳裏再次響起了琴音，她都慢了半晌才發覺。

因為站得近，阿方索很很快就察覺艾西踏出了第二次急促、但不為移動，而是為了支撐的腳步。

「艾西？」

阿方索隨著話音落下而遞出一隻手臂，為了讓對方能依需求隨時搭上，同時他也回過頭，替自己唐突打斷對話的行為與弗蘭·霍里納致歉。

而身側的艾西呼出了一口氣，醺人酒意就從側面襲擊金黃大狗的面龐，他還想張口說些什麼，女人已經啟口。

「第二隻舞曲即將開始——不能讓女爵等候。讓霍里納閣下回去宴廳吧，阿方索。」

「我們回去我們的地方。」

花園宴尾



(哪來的北陸怪人。)撇了眼那群眼神詭異的怪男，他稍稍用身形擋住女伴，往比較鬆散的那一側花園拱門方向去，那頭應當會是馬車一會簽出圓環後的上車地點。



「走吧，只差一段路了。」阿方案的眉頭微蹙，卻仍勾了下嘴角，也不知話語有多少在吵雜之中會進到對方耳中。

相互踐踏、揮拳，這場婚宴沒有詩人鑲嵌的花窗那般絢爛明亮，反而透過燒製不完全的色調，看見一張張面紅扭曲的臉。

艾西被男人的陰影籠罩著，卻因為那身影遮蔽了混亂而感到一絲的舒心——她喝酒喝得太快了，逞強如今化為頭痛，使她在跨步時不小心絆了一下、捏著阿方案的袖口。




「嗯。」她雙眼睜大，再次踩穩腳步，並且往旁看去。



「拉尼茲，你不應該在外側。」皺起眉頭，她注意到身為雇主的阿方案正將自己的工作搶了去。



...  「——喔、呃，抱歉。」持盾的騎士與盡責的傭兵有時總會不小心將職責重疊。

他不希望讓艾西感覺自己小瞧了她的專業、被冒犯。卻也不得不承認，多少還是有些在意看上去開始因為酒意，而少了些敏銳的戰士。

阿方案自知方才在後廚偷的酒也不遑多讓，至少讓他少有地感到灼熱，刻意以沉色厚質的布料包裹的雙臂與胸背，此刻也同樣希望拋去繁文辭令、追尋靈活自由。



「穿出西側花園出口後，杜龐就在等待了。那兒。」他伸手指了下花園彼端以綠葉環成的半圓拱門，又攀上下腹、鬆了腰帶，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從與自己氣質不相合的酒紅禮服解脫。男人長嘆低語。「快耐不住了...」



「我在這裡躲這麼久就是為了要看這個……」一旁的樹叢的沙沙聲，聽起來像是惡魔貓男的低語。



「要打了嗎？要打了嗎？」此打非比打，喝了一大堆酒來維持清醒的吟遊詩人非常激動，在草叢興奮的顫抖。



「別在這裡脫……」儘管腦袋頭暈昏沉得緊，艾西仍舊伸手拉住阿方索正寬解腰的手。花叢距離她更近些，一捕捉到異於常理的騷動，再醉的冰都會因此稍有警醒。

艾西深深地深呼吸，儘管眼前的景物都能對焦，但她不同以往沉著凜立，此時就像被風玩弄的火光，無半分穩定可言。



「待會再——」警醒的眼睛浮著朦朧的霧，就連要拉動阿方索的手，力道都不如以往強勁。



「二位，杜龐來遲了。」在拱門的遠處是已經駕著馬車到達的阿希德，質料上好的皮靴落地踏出輕盈的拍擊聲。雖然相隔的距離藉著花園裡的燭火看不清，但聲音能夠清楚傳遞。

阿方索本要解開皮帶的手被艾西牽制，正在甩脫外衣中途現在披掛著一半。他感覺人耳都有些許發熱，但貼上內裡襯衣的涼風使得男人舒坦許多，忍不住勾起嘴角笑意。

阿方索提步，朝著杜龐的方向去，另一手便索性就著與艾西相握在腰帶上的怪異姿勢前進——多少失態地不成提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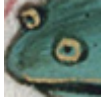
「喔！小傢伙？你還挺會挑地方看戲的嘛——」



「你是尸ㄟ——」



「e04怎麼亂打——」



「囁囁？」蟾蜍差一步就被踩扁，努力在人群踩踏中不成為腳下亡魂的聖蛛如，趁隙跳進一旁樹叢，並透過縫隙往外觀察，他有聽見達芙妮在叫他，也有聽見朋友們在大聲呼喊以及發出哀鳴，不過當一切回歸平靜時，除了剛才兩個吟遊詩人外，就剩拉松的聲音。



「不是挺會的嘛？裝醉功夫一流啊！」愚人金護著一朵硫華菊歪斜離去的畫面也算有趣，狐狸看著遠方的暗金色騎士，發現對方可不像方才所表現的那麼愚鈍。



「囁囁？」

蟾蜍單純的問句惹得狐狸大笑，而彎曲的眼角沒有讓他漏看逐漸走來的侍衛，拉松朝對方揮手，轉身與聖蛛如上了借來的牛車，緩緩駛離這場鬧劇。